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二十一回 酒癡生醉後勸絲桐 梓童君夢中傳喜訊

詞： 人有弄巧成拙，事有轉敗為功。人生轉眼歎飛蓬，莫把韶華斷送。昔日畫眉人去，當年引鳳樓空。萋菲芳草滿吳宮，都是一場蝶夢。

這幾句《西江月》詞，說那世間多少風流才子，窈窕佳人，乍會之時，彼此兩相垂盼，雖令眉目傳情，便不能語言訂約；或借音律為引進之媒，或借詩詞為挑逗之主，如張璠之於崔鶯鶯，以琴上默寄相思；如紅綃之於崔慶，以手語暗傳心事。及至兩情相洽，締結良緣，不知費了多少眠思夢想，經幾何廢寢忘餐，這也不須提起。

聽說姑蘇城中有一個書生，姓文名玉，表字荊卿，年方二十一歲，瀟灑超群，聰明蓋世。幼年間不幸椿萱早喪，伉儷未諧，幸仗叔父文安員外撫養，教育成人。名雖嫡姪，義122勝親生。只是他一味少年氣概，情耽飄蕩，性嗜風流，愛的詠月吟風，喜的酣歌暢飲，遂自號為酒癡生。這文荊卿因好飲酒，每日在書房裡，把那書史文章看做等閒餘事，竟將貪懷戀飲做成著實工夫。他叔父文安員外，見他日夕好飲，屢把良言再三相勸。只是生性執拗，那裡肯改過分毫。一日，文安員外悄悄地喚安童問道：「安童，我一向不曾問我，大官人近日來還是文興高，端然是酒興高？」安童回答道：「員外不問起便罷，若問起來，那大官人的文興，安童委實不知。若說酒興，近日來到比前番勝了大半。」員外道：「你怎知他酒興到勝似前番？」安童道：「大官人時常對著安童說：『我有滄海之量，那些許十餘甕，不過只可解我一時渴吻。若要盡興痛飲一番，必須滿斟百斗方可遂懷。』因此安童曉得。」員外聽說，便歎氣道：「哎，罷了！這也是我文家不幸，生了一個這樣不肖的畜生。我想古來多少賢人，皆因嗜酒而之，何況這一個不肖畜生。我幾回欲待面責他幾句，只是一來看著兄嫂在生分上，二來又看我自幼撫養之情，只是隱忍無言。怎知那畜生竟不想個回頭日子，怎麼是好？就是有得些小家費，明日決然敗在他手裡，安童過來，你今只是緩緩對他說，員外吩咐，今後若是大官人把酒撇得下幾分，員外便無見嫌。若再仍前飲得無盡，明日決然無恁好處，請他早早別尋一個著跡去處，免得在我這裡，久後損敗門風，卻不好看。」

安童不敢違命，應了一聲，轉身竟到書房裡去。只見文荊卿手中正攜了一壺雪酒，桌上擺著一部《毛詩》，在那裡看一首，飲一巡，慢慢消遣哩。安童見了道：「大官人，我看你行也是酒，坐也是酒，幾時得與他開交？似別人好飲的，或朝或暮，也有時度，誰似你自早至晚，晝夜十二個時辰，沒一刻撇得下這件東西。為著你，安童適才險些兒被員外『才丁』了。」文荊卿驚問道：「怎麼，員外到要打著你？」安童道：「員外說，大官人這樣好飲，難道你也勸止不得一聲？便吩咐我來，道你今後若是戒得飲酒，便無一毫言語。若仍前貪著懷，戀著飲，久後必無甚麼好處。請你自去尋一個著跡的所在，免得損壞他的門風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安童，員外果有此話？」安童道：「終不然倒是安童造言生變平地弔謊不成！大官人若不肯信，就同到員外跟前，逐句對證個明白便了。」文荊卿暗想道：「說得有理。終不然他平地弔謊，這些話決是有的。只一件，想我自幼相隨叔父，至今二十載，蒙他待以親生，日常間並無半點相抗，今日敢是我嬌嬌有甚閒言閒語了。我想男子漢身長六尺，四海為家，便是守株待兔，也了不得我終身事業。也罷，我今日便出了此門，別尋個著跡去處，有何不可！安童，你與我一壁廂快快收拾書囊齊備，一壁廂取筆硯過來，待我略書幾句，以慰壯懷。」安童問道：「大官人，莫要太性急了，且說個明白，收拾了書囊，還是往哪裡去？」文荊卿道：「男子漢四海可以為家，難道例慮我沒有著跡的去處？不要閒說，快收拾起來就是。」那安童只得去取了一管筆，研了一碗墨，雙手遞上。你看這文荊卿，執著筆，蘸著墨，低頭一想，就問那粉壁上寫了幾行大字，云：

鷓鴣天：

誰是聰明誰頑劣，茫茫世事渾難識。人言糟粕誤生平，我道生平誤糟粕。時未遇，受顛蹶，泥途豈是蛟龍穴？男兒壯志未消磨，肯向東陵種瓜瓞！

寫罷，便問安童：「書囊收拾齊備了麼？」安童道：「書囊雖已收拾齊備，大官人雖然要去，這也還該到員外跟前作別一聲，盡個道理。不然，明日外人知道，反要談論著大官人。」文荊卿微笑道：「你可曉得，古人云『識時務者為俊傑』。我家員外既做不得那仗義施仁的三叔公，教我大官人到倒怎做得那知恩報德的蘇季子？你看這粉壁上幾行大字，句句說得明白，從此以後，我大官人若不得駟馬高車，決不入此門了！」安童道：「大官人不肯去見員外，也聽你主意，只待安童去稟個明白，免得日後員外尋訪大官人蹤跡不著，到把安童名字告到官司，那時做個逃奴緝獲將來，便是渾身有口，也難分割。」文荊卿怒道：「你這一個花嘴的小廝，誰許你去稟知員外！快去把那書案上剩的那一甕雪酒攜來，待我飲個痛快的上馬杯，少壯行色。」那安童不敢回說，急急便去開了酒甕攜來。你看他接過手，真個就如長鯨吸百川一般，霎時間咕都都一氣飲得個罄盡，對著安童道：「好笑，那員外忒沒分曉，別的教我大官人還可終身省得過，若是這件，可是一時省得的麼？哎，酒，酒，我只要和你相處情長，今日卻也管不得至親恩重。安童，趁我酒興正濃，你可擔了書囊，早尋去路便了。」這安童就把書囊一肩擔上，文荊卿便輕輕掩上書房，出得門來，走一步，回頭一看。噫！這也是：

難撇至親恩義重，臨行十步九回頭。

說那文安員外，哪裡曉得他姪兒悄悄不辭而去。及至黃昏，看見月明如畫，緩步徐行，來到書房門首。只見人影寂寥，花陰滿地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常常行到此處，唯聞吟詠之聲，今夜緣何悄然寂靜，竟不見一毫影響？敢是那不肖畜生，又是中了酒，早先睡熟了？」便輕輕把書房門扣了幾下，再把安童連叫了幾聲，那裡有人答應。低頭又付道：「終不然兩個都醉熟了？」便悄悄推門進去，開了窗櫺，四下一看，並不見個人影，只見那案頭止剩得幾卷殘書，壁上留幾行大字。文安員外從頭念了一遍，呵呵冷笑道：「好一個癡兒，好一個癡兒！我把良言再三激勵，只指望你早日回頭，做一個長俊的好人，怎知你今日竟自不別而去！想起二十年來撫養深恩，一旦付之流水，還虧他反把語句來譏諷我，道是『人言糟粕誤生平』，可是回答我叔父的說話！罷，罷！這正是：

指望引君行正道，反把忠言當惡言。

哎，畜生，畜生！看你久後，若是還有個與我相會的日子，只怕你掬盡湘江水，難洗今朝一面羞。那時待我慢慢問他個詳細，且自含忍不提便了。」

卻說文荊卿帶了安童，離了姑蘇城，朝行暮止，宿水餐風，行了半月，早來到臨安府中。文荊卿道：「安童你看，好一個臨安佳地，比我姑蘇也不相上下。但不知道這裡哪一處好酒賣，可去詢問一聲，沽飲幾杯，聊消渴吻。」安童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看前面扯著一竿旗兒，上寫著幾個大字，敢是賣酒處了。官人何不走近前去，解鞍沽飲，有何不可。」文荊卿道：「且住，我嘗聞得人說，臨安府中最多歹人，白晝就要劫人財物，你可把行李小心擔著，隨我後來。」你看，兩人不多時來到酒家門首，文荊卿抬頭一看，只見那酒肆中果然擺列的齊整，門前貼著兩首對聯，上寫道：

武士三杯，減卻寒威尋虎穴

文人一盞，助些春色跳龍門

文荊卿道：「安童，你去問那店主人，有好酒賣，我官人便進去沽飲；若沒有好酒，還往別家去。」安童便擔著行李，走進店中詢問。店主人回答道：「這臨安府中除了我家賣的好酒，那裡還有第二字？請相公進來嚐一嚐就是。」文荊卿便進內對店主道：「店主人，不敢相瞞，我們是姑蘇人，來此探訪朋友。你這店中若有便房，就與灑掃一間，還要在此權寓幾時，待訪著了就行。一應租銀店賬，並當重重算謝。」店主人連忙答應道：「有，有，後面亭子上有一間空閒書房，原是灑掃停當的，就在那裡如何？」

文荊卿笑道：「如此恰好。」店主人便去拿了鑰匙，開了房門，著他把行李一一收拾進去。文荊卿道：「店主人，你去把好酒多開幾甕來，待我試嚐一嚐。」店主人便去攜了一甕久窖好酒，送與文荊卿道：「相公，似這一號的，需要二百文錢一甕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只要酒好，我也不惜價多，就是二百文錢，任你算吧。」看他接過嘗了幾口，便不肯放手，把那甕霎時飲得罄盡，又叫道：「店主人再取一甕來嚐嚐！」店主人吃驚道：「相公，嘗酒便嘗了一甕，若是沽飲，須得幾百十甕才夠來。這樣的酒量，還比李白、劉伶高幾倍哩！」只得又去取一甕來。這荊卿接過手，就如飲水一般，都都的又把一甕飲盡。店主人看了搖頭道：「相公，我這小店中，窖得幾十甕酒，早晚還不夠答應相公了。」你看這文荊卿，一連飲了兩甕，便有幾分醉意，免不得手舞足蹈起來，吩咐安童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快叫店主人掌燈。你去錦囊中取出那一張桐琴來，待我試操一曲，以消良夜，卻不是好。」安童便把桐琴取上。這文荊卿把弦和了一會，正要試彈，只聽得耳邊笙歌嘹亮，便喚店主人問道：「這是那一家奏樂？」店主人道：「相公，今夜是二月初五，這前街有個賈尚書家，與小姐納贅，在那裡開筵宴客。」文荊卿歎氣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！我文玉緣何如此福薄，你看他那裡鬧喧喧送歸鴛帳，我這裡靜悄悄獨坐空房，怎不見憐也！」說不了便跳起身來把桐琴「撲」的撇在地上，厲聲大叫道：「桐琴，桐琴！仔細想來，都是你耽誤了我！昔日司馬相如看上文君，俱托在弦上寄傳心事，後來私奔，締結良緣，皆仗你一臂之力。你今日若肯成就我文生，效一個相如故事，允不允便回答一聲麼！」這正是冷眼觀醉人，看他眼睜睜瞧定了那一張桐琴，癡癡的只管望他答應。你道這桐琴可是會得說話的？那文荊卿也是醉後顛狂，只情喊叫。連那店主人不知甚麼來由，只道他失心瘋的。這安童在旁看了拍掌大笑道：「我官人終日道是酒癡生，果然被酒弄癡了。這一張桐琴，又沒個眼睛口鼻，會回答些甚麼？」那文荊卿叫了半晌，並不見桐琴回答，便叫安童取一條繩子來將他綁在椅上，著實打他一百皮鞭，稍代不應之罪。安童忍著笑，便去解下一條縛行李的繩子，把皮鞭撇在一邊，倒在地上。安童見他睡倒，連忙扶到床上，任他呼呼睡去。依舊把桐琴解下，收貯在錦囊內，便去烹茶伺候不提。

卻說文荊卿睡到二更時分，漸覺酒醒轉來，朦朧合眼，夢見一人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頭戴唐巾，身穿緋服，手執大紅東帖，口稱預報佳音。文荊卿便向夢中整衣趨步，下階迎迓。兩人相見禮畢，左右敘坐。那人就把東帖送上，荊卿展開一看，上寫著四句詩云：

好音送出畫樓前，一段良緣咫尺間。
莫怪風波平地起，佳期准擬蝶穿簾。
梓童君題

文荊卿看罷，躬身拜謝。只見那人將手向東南一指。化作一陣清風而去。文荊卿猛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便把夢中詩句，默默牢記心頭，暗自忖道：「莫非我指日間有甚喜兆，故梓童君夢中特來預報？」次日起來，便向店主人道：「你這裡可有文昌帝君的殿宇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這裡此去上東南三里路，有一所文昌殿，卻是本處王侍郎老爺新建的。那帝君甚是靈應，相公，你敢是要求來科的佳兆麼？」文荊卿道：「我正要去討一個吉兆。」吩咐安童：「快買香燭，隨我同去。」

說這文荊卿帶了安童，一直向東南上走過三里，果見一所殿宇，甚是齊整鮮明，便走進去。抬頭一看，只見那文昌神像與夢中見的一般模樣，就倒身拜了四拜。祈一籤，乃是大吉，便問廟祝取過籤詩來看，原來那籤中詩句與夢中東帖上詩句一字無訛。心中暗喜道：「緣何籤上詩句與夢中詩句一般？想夜來托夢的，敢就是這廟中的梓童帝君了。」即便倒身又拜了幾拜，欣然徐步走出殿門。只見遠遠的一座高樓巍聳，文荊卿喚安童道：「那高樓聳處，決是此處鄉宦人家的園所。今既來到此地，也該遍覽一番。終不然，『相逢不飲空歸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』。」二人不多時早已走到，果是一座花園。文荊卿站在園門首，仔細瞧了一會。只見那：

綠樹垂陰，柴門半掩，金鈴小犬無聲。雕欄十二，曲檻玉階橫。滿肋奇葩異卉，繞地塘秀石連屏。徘徊處，一聲啼鳥，惹起故鄉情。

——滿庭芳